

建设者： 无言奉献化永恒

1999年9月18日，新中国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在受到表彰的23名科学家里，7人已经不能亲自领取那金光闪闪的勋章。人们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勋章的郭永怀。此时，距郭永怀遇难已有30年又9个月。

如果说抗美援朝的将士是用一次次冲锋发出正义的誓言，“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就是用升腾的蘑菇云撬起了中国的拳头。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曾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向科学进军”的召唤下，包括郭永怀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纷纷从海外回国。

“我们那批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回国，根本没有想过其他的选择。”郭永怀的夫人、90岁的中国科学院教授李佩说。

日本飞机在中国大地上的狂妄滥炸，促使郭永怀从光学转学航空。留学美国，郭永怀师从“航空之父”冯·卡门，与师兄钱学森结为好友。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康奈尔大学任教，很快成为航空学院的佼佼者。

在日后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一文中，郭永怀这样阐述他的初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一到康奈尔大学，郭永怀就声明，我迟早要回中国的，不要让我从事机密的研究工作。美国移民局让他加入美国国籍，被他拒绝了。



为“两弹一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郭永怀(右一)在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资料照片)。

就在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留的同时，郭永怀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连假期去英国讲学也没能获得批准。直到195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郭永怀才得以启程。

在李佩的记忆里，回国后的日子异常忙碌。郭永怀不睡觉，周末不休息，从美国带回的一大沓古典音乐唱片也已尘封。

研制核武器，紧迫而神圣的国家使命下，郭永怀的头很快变得花白。

郭永怀加入到铸造和平盾牌的行列。这位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驰名世界的力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形成了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人称“三尊大菩萨”。

对于丈夫的秘密工作，李佩毫不知情。每一次往返于北京和青海的试验基地，年过半百的郭永怀总是简单地说：“我要出个公差”。到哪里，去多久只字不提。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北京城满街都是“号外”。李佩注意到，这次出差回来的郭永怀特别高兴，常常同时“消失”的王淦昌还特意请郭永怀夫妇去家里吃饭。

李佩猜出了丈夫工作的内容。多年后，人们告诉她，在巨响惊醒戈壁大漠的那一刻，疲倦之极的郭永怀泪流满面，瘫倒在地。

最后一次返航，郭永怀却没有归来。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飞临北京机场上空时，飞机突然扎向地面……

就在科学家们进军科技高峰的同时，新中国的筑路大军正在攀登地球之巅。

10余万以解放军为主的藏汉军民跨过高山与天险，筑成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全长2413公里，平均每一公里，至少有一名官兵牺牲。

一座巨大的土兵雕像，矗立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他岿然不动，任高原的烈风与行云掠过。他如同一座无字碑，诉说着生命的价值和庄严。

在共和国的每一处山川河流、每一片丰收田园、每一座伟岸建筑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耸立着这样的丰碑，它们属于那些为共和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献出生命的人们。那就是崇高，那就是永恒。



汽车在直穿横断山脉、连接四川和西藏的川藏公路上行驶(资料照片，1986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2006年7月14日摄)。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建成于1958年，通高37.94米，由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筑而成。

生命铸就丰碑

这是新中国诞生前的最后一个傍晚。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率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纪念碑正对着天安门。天安门身后的紫禁

城，是昔日的皇家宫殿。一个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的崭新国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铭记构筑她的基石——千千万万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牺牲的人民英雄。又一个甲子过去。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共175万余人。然

而，据估算，仅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先烈就有约2000万人。

在这些有名和无名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那么鲜活、那么年轻、曾经为了梦想孜孜追求的生命。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标志着共和国的起点和一路走来的漫漫征程。

历史记忆

◆在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中，19岁的战士董存瑞托起炸药包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让敌人的碉堡和自己的身体一起消失在冲天的火光中……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几天后，在距渣滓洞几公里处的白公馆监狱，人们得知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他们在一床绣花被面上绣上了五个五角星，因为没有见过国旗，一颗大星绣在中央，四颗小星分居四角……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10月31日，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6连副连长李德斌找到7连连长张计发说，现在我听你指挥，我连只有我一个人了……

◆1968年12月5日，我国“两弹”元勋郭永怀带着一个重要数据搭乘夜班飞机赶回北京研究。飞临北京机场上空时，飞机突然扎向地面。

幸存者回忆说，在飞机失去方向的一刹那，有人高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烧焦的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反“围剿”中的红军在行军(资料照片)。从1930年底至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5次对中共在福建、江西边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从福建、江西边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长征。



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和“白公馆”是“中美合作所”最大的两座监狱，左图为“渣滓洞”的一排牢房，右图为“白公馆”的大门(资料照片)。



1998年6月，面对广西梧州市被洪水冲垮的防洪大堤，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筑成人堤，堵住决口。

经典中国·英雄儿女

奠基者：鲜血染作国旗红

一对汉白玉铸成的风帆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徽，高扬于于都河的波浪之上。

在八路军出师抗日的黄河堤岸，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长江岸畔，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它们不约而同地以帆作碑，似乎寓示着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革命的航船是如何于惊涛险浪中驶入新中国幸福的港湾。

75年前的10月，就在于都渡口那个后来树立纪念碑的地方，时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目送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结束时，有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长征路上。没有参加长征的刘伯坚，也在中央红军出发5个月后被害。

刘伯坚留下遗书：“我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这茫茫夜色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穿透黑暗，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成立之初，这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就确立了“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但，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通向民主共和国的路究竟有多远？

牺牲每增加一分，中国就向着答案迫近一步。28年的艰辛探索中，多少像刘伯坚一样的志士为理想而捐躯。

李大钊被害时年仅38岁。这位中国接受

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曾预言：“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中所述，何尝不是日后新中国的写照？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而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倒在抗日烽火中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

没有谁，比这些革命者更热烈地期盼着新中国的到来，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

即使是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时刻，仍然有不少烈士在黎明时倒下。此时，重庆歌乐山上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仍关押着大批共产党人。

1949年11月27日的最后一场大屠杀结束时，300多名革命者倒在了晨光就要撕破黑夜的时刻。

3天后，重庆解放。四川全省的棺木，被紧急调往山城……

1949年10月2日凌晨，共和国即将迎来第一个黎明。直到4点多，毛泽东还没有睡觉。

他对卫士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更高兴……

保卫者：舍死忘生尽忠诚

青松掩映着的石壁之上，红漆铭刻着中国军人的名字——

黄继光、朱有光、王万成、邱少云……

这是朝鲜的五圣山，中国人熟知的上甘岭。

半个多世纪前，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在内的11万中华儿女，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新中国建立了，老家也分房分地了，我就该回家种地享太平了。”当年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7连连长、83岁的张计发回忆说，新中国成立时，他正在广西追歼国民党残敌。

张计发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他的最后一仗。

1951年3月，15军开赴朝鲜。

“看到沈阳的大烟囱，感觉祖国真伟大，不能让美国鬼子破坏了。等到了鸭绿江，看到朝鲜新义州被炸平了，我们更是定下决心，就是死在朝鲜，也不能让敌人占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张计发回忆说。

上甘岭战役的第一个晚上，敌人在阵地上留下400多具尸体，160多人的7连伤亡一半。

上甘岭的其他阵地，同样满山英烈。10月19日夜，21岁的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

此前的10月11日夜，同样21岁的邱少云在奉命潜伏时，被敌军的燃烧弹点燃了身体。

邱少云纹丝未动。硝烟散去，英雄匍匐处，只剩下一双深深插入泥土的手。

那双手，仿佛是伸向大地的问号与惊叹号——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士兵？！

无论是否获得勋章与称号，志愿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新生共和国的安全，把拥有先进陆海空军和原子弹的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边。

正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言，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无论他们面对的是侵略者，还是其他威胁。

今天，中国万里边防虽无战事，却并不意味着没有牺牲。60年来，仅在西藏边防因公牺牲的官兵就达1万余人。

仍然是这支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在洪水袭来的1998年，痛失高建成、李向群；在抗击非典的2003年，李晓红献出了生命；在抗震救灾的2008年，烈士名册上又多了邱光华、武文斌……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不仅是武装军人。

任长霞、谭东、盖起草、杨松林、雷宏……公安部的数字表明，从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上半年，10768名民警光荣牺牲。

他们的战友们，仍在守护共和国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